



冷暖人間

秋去冬來，天氣開始冷了。冬天到了，冬天真的來到了。世界多國近日降暴雪，有的還降雪雨，對在路中行走的車輛帶來危險。然而，白雪體體，雨花紛飛，在某些人眼中實在太浪漫了。

香港在南方，近日氣溫雖下降了，可是並沒有下雪，很多人趁着假期往外地度假，選擇的地方便是有雪景的，舉家滑雪，在浪漫中體驗親子樂，樂也融融。

但是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，不少生活在寒冷地區的貧苦大眾，在嚴寒的冬天未夠寒衣穿着，倍感寒冷。甚至有些地方有不少貧苦大眾生活在飢寒交迫之中，令人十分憐憫。所以此時不少善心人在冬季發起慈善濟貧活動，救助那些有需要的貧苦大眾。

積善之家有餘福，但願更多善心人獻出愛心去濟貧。

天氣有冷暖，人間生活也有冷暖。可以感嘆一句：何處是淨土？何處有藍天？近日在歐洲多個國家出現示威暴動和戰爭，其實起源於不公平的生活所致。但亦有人為所發起的紛爭，最令人矚目的是由於美國挑起的保護主義引起中美貿易摩擦。儘管中國有大國風度，但美國仍然有完沒完地挑撥。查究其因是美國眼紅而針對中國的崛起，特

別是在科技的成就，不斷挑起事端，而且還作出無法無理，不尊重人權的事件，世界聚焦的華為事件，令人憤怒不已。

人們追求幸福的生活，目的是要有安定繁榮的環境，製造財富，過得舒服幸福。如果人在生活中，整天憂慮就業，如何生財，尋找生計，那麼生活怎有幸福可言呢？最主要的還是所處的國家領導人，治國之本在於以民為本，要誠實待人，不可朝令夕改，言而無信，自私自利。如此一來，在這樣的狂人領導下的人民，又怎能有幸福的生活呢？

身處波濤洶湧環境的香港投資者，的確是有好的EQ，雖然來自金融市場的消息天天新款，然而資深投資者都能冷靜思考，分析消息正負影響。最重要的是要謹慎理財，不盲目出擊受損害。近日因華為事件所影響，本已降溫的中美貿易戰又另起高潮。不過在思旋執筆之時，有傳來中美高層續「有偏傾」。但願在不久將來，中國副總理劉鶴將再訪美商談落實「習特會」時的共識，期望會為中美貿易糾紛帶來解決方案。

不過，在短短三個月來，想將一籃子的問題逐一解決，相信的確是難事了。這需要雙方領導的高度智慧和能量，是所厚望！

那些腸，那些肉！

「廚師腸」破產，看到不少人撰文「弔古味腸」，才知道原來是國際名腸，還是香港中下級食肆寵兒，主婦忙中得意助厨，即食麵最佳拍檔，生意好到破產，真是不可思議；有心水清人士說，腸主宣佈破產已非一次，莫非是宣傳策略，寓意產品微中取利，微到支持不住？不過既然那麼容易翻身，「弔客」們也不必為它擔心得太早，說不定很快又暢銷全球，薄利多銷，生意比前來得興旺，破產又成為昨天另一次神話。

只是口之於味，人人不同，吃過一次，最終感覺還是家鄉臘腸好。向來對加工耐存包裝肉類興趣不大，相比之下，忙中為販方便解決一頓飯菜，也大多寧取罐頭製品，本文原意就是借此腸為引子，談談印象中吃過難忘的罐頭。

初次吃到老牌子的鹹牛肉，也許兒童味蕾特別好奇，感覺它用作三文治餡料就比大鍋燒出來的牛肉甘香，同期地捫沙甸魚與之相比，鹹牛還勝一籌，上了中學之後改變早餐習慣，隔了好長一段日子，有天心血來潮還是買了老牌子的鹹牛肉，感覺粉多於肉，味非其味了。之後喜歡過的炸菜肉絲，



■不同舌尖，吃出不同味道。作者提供



愛比血脈更強！

「愛比血脈更強！」說這話的是廣為人知的名人私生女卓林，「家是愛的所在，家是安全的地方，而我非常清楚現在的環境我不會感到安全，不過，新潮流正在冒起。」正如她所說，香港是她的家，她帶着愛回家了。

因為父母在不恰當的時間和地點發生了一場不恰當的「愛情」，令這位還沒出生就已成為言論焦點的孩子成長過程備受社會壓力，也難免成為父母的磨心，導致她敏感、反叛的個性，是否因此而愛上另一個女人呢？不得而知。

在同志平權呼聲日高的當下——雖然被視為亞洲最開放的台灣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公投遭遇挫敗，同性戀或同性婚姻早已獲廣泛祝福，但是，我對「龍女」這段感情頗保留，畢竟還很年輕，才十九歲，人生的路漫長。

但對一位不獲父親公開承認的少女來說，的確，「沒有什麼比找到真愛更好了。」只是，在這段「愛的宣言」的字裡行間，我卻隱然感覺到一絲絲遺憾。「我們戰勝了恐懼，接受了我們的錯誤，現在明白傷害我們的人仍然受了傷。」誰傷害了她？誰戰勝了恐懼？似乎不言而喻。

「愛比血脈更強！」與其說是新

婚女人的愛情宣言，不如說是被遺棄少女的婉轉控訴。雖然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但一個生活在父母敵對、言論渲染的陰影下的少女，心中的孤單一般人難以明白。

報道說，為了照顧沒有工作的加籍網紅Andi，卓林不但和她租住二百呎劏房，還打工贍養妻子。對此，身為母親的吳綺莉雖然心疼，卻也反應平淡。

對名人之後來說，懂得自力更生，親自體驗愛人和被愛，並為愛付諸於行動，未嘗不是值得鼓勵的行為。有些事，一定要親自體驗，才明白甘苦；有些人，總是要經歷，才會長大。

「愛比血脈更強！」只是愛，時也是很飄忽不定的，「血脈」有冷卻的時候，但終究還有一條臍帶。

其實，一對年輕男女一時衝動而「錯愛」，並不是什麼罪過，今日單親家庭也很普遍，但如何善後，尤其是對孩子的處理和安排上其實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。人生，從來就不是平順的，挫折也是其中的內容，重要的是，學會面對並接受它。

似乎，女兒比她的名人父母更明白這個道理，也似乎正在用行動告訴父親：如何去愛護一個跟自己有關係的女人！

「愛比血脈更強！」與其說是新



方芳

智力提升

朋友參加了一項長者體能智力的健康研究，參加者先要進行智力評估，回答很多有關數字、記憶、線條、形狀、印象的問題，其中給每一組物件，讓你聯想有什麼聯繫之類，或給予簡單畫面，問你看到了什麼？

朋友輕輕鬆鬆過了關，認為評估全面，但問題略嫌簡單，如果加上一些思考性的測試，可能更合乎智力提升的需要。主持評估的導師是大學生，受訓的是長者，朋友笑說，好像兒女跟父母玩遊戲。長者智力退化是必然，但智慧未必輸硬。

這倒使我想起一短片，可以作為智力提升題目。朋友的一對孖孫周歲了，傳來一段生活片段，甚有啟發。

「哥哥坐在嬰兒餐椅吃餅食，落下一小碎片在餐椅上，與他心靈相通的弟弟，在餐椅四周團團轉，蹺起腳伸出手欲取哥哥桌面的餘食，幾經努力還是不成功，哥哥見狀，把桌面的餘食遞給弟弟，這個弟弟一把抓住餅碎，歡喜若狂，馬上蹲在椅底塞進口裡……」

看完這段短片，你第一感覺是什麼？弟弟是弱者，只能分吃餘食，還要蹲下來吃，是那樣的卑微，哥哥安坐椅上獨享食物，孖生兄弟的待遇竟兩個極端！當然，我也看到哥哥仁義，懂得分享，實屬難得。如果你多思考一下，孖生兄弟理應同樣得到父母的寵愛，節錄的短片，不能說明上述觀感。長輩還原真實的版本：實情是弟弟把自己的一份早早吃光了，離開餐椅去搶哥哥的餘食，平日總是搶哥哥的玩具，他是家中小霸王，哥哥才是真正的弱者。從這片段得到的啟發是，我們眼中看的，有時也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。

這道智力題，重點在於思考，不單適合長者，看來似乎更適合今天年輕人的需要，香港政治生態複雜，政客為求達到目的，議題多多，斷章取義，一葉障目，不見泰山。年輕人有抱負，更要多思考，才能提升智力，擁抱智慧。



小臻

人類都在迷失中

國際研究已肯定過量進行過於靜態的「屏幕時間」活動，會對兒童造成多方面的負面影響，日前有公佈，研究證實電子產品嚴重影響孩子語言發展！這一消息不知能否警醒那些用智能手機、平板電腦來哄「扭計」、哭鬧小孩的家長沒有？筆者家中就有「手機」送飯的3歲兒童，其母恐怕兒子不肯進食繼續給他手機看短片來安撫他。有個形容詞非常生動——就是「電子奶嘴」，家長是時候幫小孩戒掉「電子奶嘴」。

電子屏幕產品能提供極速的資訊，並備有多姿多彩的畫面和聲效，可以吸引兒童學習。所以家長都認為小孩愈早接觸電子屏幕可以愈快幫助他們日後學習。然而根據調查結果，在嬰幼兒發展的黃金期，家長需要進行親子溝通及多讓孩子自由探索，以啟發孩子全面的健康成長，對他將來的學習、思考、社交等多方面的發展尤其重要。兒童3歲多與家長及照顧者玩互動遊戲、有問有答，能建立良好的語言能力，若過早讓幼兒使用電子產品，會減少他們與人溝通的機會，可能導致語言發展遲緩。

其實早已預料到，人的腦細胞是需要自己不斷運用來開發其功能，發揮小宇宙，但如今大家依賴電腦手機幫手，大腦某些部分長期不用，那如何達到最佳效果，相信不只是語言發展，記憶力、

明做「低頭族」不健康，傳媒自己也瘋狂發展、推動手機電子版新聞，新媒體如天之驕子，紙媒自卑感甚重。其實沒必要，兩者是可以並存。事實上，目前許多網媒都是文抄公，經常誇張標題吸引人睇，內容炒冷飯，若紙媒消失，他們不知到哪裡抄內容哩。

孟浩然的兩次掉以輕心

孟浩然，湖北襄陽人，生於載初元年（公元689年），卒於開元二十八年（公元740年），僅活了五十周歲。他和王維都是盛唐詩人，王維官運亨通，孟浩然卻一輩子沒成為進士，更無一官半職。早年，他隱居家鄉鹿門山，四十歲到長安，結識許多達官名士，詩名大噪，與王維並稱。

孟浩然平生作詩以五律詩為多，歷代詩人歌詠洞庭湖無好句，而孟浩然卻吟出「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」的千古名句。此詩題為《臨洞庭贈張丞相》，張丞相就是張九齡，開元二十四年（公元736年）他從尚書右丞相降官為荊州都督府長史。孟浩然陪張丞相遊覽風景名勝，即作此詩。此詩後兩句：欲濟無舟楫，端居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孟浩然說「欲濟無舟楫」，表面上是講洞庭湖，隱含意是——我要獲得一官半職，可無人幫我。希望得到張九齡薦舉，好比獲船渡過大湖。見張丞相提過許多人，猶如釣上了許多魚，非常羨慕這些魚被釣去了。

孟浩然一生不得志，後世稱其為淡薄功名的隱士。事實不然，他很希望成為進士，只是沒考上，又不會奉承讚美。他和官位較高的人遊宴，常露求薦之意。孟浩然幾次三番自薦，倍感辛酸，他的《歲暮歸南山》就是因在長安沒出路，到年底回終南山去住有感而發。「北闕休上書，南山歸敝廬。不才明主棄，多病故人疏。白髮催年老，青陽逼歲除。永懷愁不寐，松月夜窗虛。」全詩意為，不用再向北闕上書了，還是回到終南山簡陋的屋子去住吧。上書無效，是自己才學不夠，最終為賢明的皇帝所棄；自身又多病，連老朋友都很少來往。頭上漸生白髮，正在催我入老境。「青陽」即「青春」，這裡泛指時序。已近年終滿懷愁緒不能入睡，只看着空虛的夜窗上，照着松林間的月光。

關於這首詩，《唐才子傳》記載了一個故事。有一天，王維在宮中辦公，私下把孟浩然請去閒談。忽然玄宗皇帝來了，兩人大驚。王維直言請罪，皇帝聽說是孟浩然，就說：「孟浩然，我已聽人講起過你。你今天

帶新詩來了嗎？」孟浩然實話實說：「沒有。」皇帝就要他吟一首較新的作品，結果孟浩然據實唸了「北闕休上書」這首。皇帝聽到「不才明主棄」這句，很不高興，就說：「你不要做官了，怎麼誣我，說我棄你呢？」於是，命他回終南山繼續修煉。

《唐詩紀事》裡也講到這個故事，稍不同。因時任丞相張說多次說情，在玄宗面前推薦孟浩然，然玄宗是個特立獨行、性格果敢的皇帝，不容易受人左右。終於，有一次玄宗答應了張說，召見孟浩然。可是，孟浩然卻唸了這首表面看富有情緒的詩，玄宗心想：我哪兒做得不好，讓這個謙謙文人竟敢藐視我？當時皇帝生氣地說：「你這個人不知場合，必不會當官。你為什麼不讀『氣蒸雲夢澤，波撼岳陽城』呢？」

不會官場迎合，怎能讓皇帝歡心？孟浩然的實心眼和不會變通，害了自己的前程。沉重的思想壓力導致落魄至極，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掉以輕心，雖不致命，但卻在心緒上埋下濃重陰雲，不久他就病倒了，原因是心事積鬱太重。最終，孟浩然被迫離開長安。開元二十六年（738）秋，孟浩然一路輾轉從荊州張九齡幕府回到襄陽老家。孟浩然從荊州回襄陽，不僅讓母親孟夫人感到失望，也讓弟弟孟浩然和很多鄉鄰感到不解。母親孟夫人一直希望兒子能進士為官，為孟家光耀門楣，沒想到孟浩然竟會回家栽瓜種菜，閒居田園。孟浩然感到來自母親、家人和眾鄉鄰的莫大壓力，日日心情鬱悶，到入冬時節，又生起病來。冬去春來，開元二十七年（739）春，身體極度孱弱的孟浩然經過一個冬天病痛的折磨，已形銷骨立。

陽春三月，繁花似錦，孟浩然拄着竹杖強撐着走出草廬，望着眼前嬌艷動人的桃花，孟浩然吟着自己早年寫的《春曉》：春眠不覺曉，處處聞啼鳥。夜來風雨聲，花落知多少？孟浩然望着眼前滿地落花如雪，遙想自己寫《春曉》時風華正茂，想不到一轉眼十年過去，現在卻病痛纏身。

從陽春到炎夏，從盛夏至秋末，藥湯一碗又一碗地喝進去，孟浩然的病情反覆。

當李白知道了孟浩然的病情，馬不停蹄地到襄陽。見好友李白遠道而來，他心裡既高興又激動，讓弟弟洗然擺酒，同時把至交王迥、吳悅諸人請來作陪。李白見孟浩然清貧如洗，卻對自己盛情相待，真切地感到孟浩然在骨子裡是個重情重義之人，對孟浩然的人品充滿崇敬。晚上，李白在孟浩然草廬裡住下來，共臥一榻。臨別時，李白滿懷深情，寫就《贈孟浩然》：吾愛孟夫子，風流天下聞。紅顏棄軒冕，白首臥松雲。醉月頻中聖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開元二十八年（740）春，孟浩然背起了疹子，後結瘡瘍癰。三月，孟浩然遂病情好轉，清明節過後不久，王昌齡從貶地嶺南遇赦北歸，途經襄陽看望孟浩然，見孟浩然病情已好，非常高興。

王昌齡離襄陽時，孟浩然在家裡擺下盛宴，邀眾友人作陪。各種河鮮山珍擺了一大桌，酒宴上眾人推杯換盞，孟浩然看到桌上很久沒吃過的魚鮮，伸出筷子夾下一塊送入嘴中，一股鮮香直入心脾。眾友忙勸他莫吃，可喝了不少酒的孟浩然興味盎然，對郎中叮囑不以為然，當時眾人勸他不住，只好由着他的興致。這是孟浩然生命中的第二次掉以輕心，自己身體剛好，還經不起折騰，最終「大意失荊州」，竟以此致命。

送走王昌齡後，孟浩然感到自己後背像是千萬隻螞蟻爬在上面，癢痛難耐，頭又痛又脹。持續高燒讓孟浩然呼吸急促，渾身抽搐，頭痛欲裂，幾近昏迷。他用薄弱的聲音讓洗然把屋角木箱搬到他面前打開。這些詩稿是孟浩然畢生所賦，他要洗然在自己死後，把這些詩稿好好保存下來。就這樣，一代田園詩魂孟浩然，隕落在開元二十八年（740）陽春三月的雨夜裡。

孟浩然，因不假思索、誠實相答而冒犯君主；又因豪爽待客、漠視宿疾而盡興無畏，掉以輕心，以致主觀與客體不和，故兩次天降危難，渾然不知。及至醒悟，已無力回天，此性情使然，此磊落無防之心驅使。至真摯情，坦然無憂，易被潛伏之力襲擊；嘆之華年早逝，歌之天真慷慨！

據說，中國電影人每年平均會拍一千二三百部電影，最終能進院線的大約只有二三百部。所以，當我和我的製片團隊耗費了兩年的時間，終於拿到了電影《愛不可及》的公映許可證，確定了電影的檔期之後，我仍舊像在做夢一樣，不相信自己的夢想已經走到了現實的一半。

說是現實的一半，是因為，一部電影拍攝完成後進了影院，最終還要看到它的票房如何。而票房，除了宣傳上的技術操作，便是電影本身內容對觀眾的吸引了。我們的電影拿到了公映許可證，進了全國的電影院，作為編劇、製片人，本來應該很高興，很驕傲，以為實現了自己稚嫩的夢想，亦能對得起電影的投資人。沒想到，電影在全國公映的第一天，夢想就受到了現實的打擊。

電影市場有自己的規律，就像在商場賣商品一樣，熱銷的商品都會被擺在顯眼的位置，因為顯眼，也就更能被消費者發現、購買，如此良性地循環下去。電影對新上映的片子亦如商場的商品一樣，熱度高的進口大片排片率很高，觀眾隨時走進影院都能看上時間吻合的影

片，而對於小眾的類型片、文藝片，則少排片甚至不排片。我們的電影不幸地屬於後者，且又是捉襟見肘的小成本製作，上映後接得最多的電話便是親戚朋友打來問哪裡能看到片子。

電影的票房一片慘淡，每天無數次地打開手機刷數據，每看一次便忍不住想哭一次。比票房更加憂心如焚的是導演胡野秋。其實早在公映前我們就已開始了在各地做大小的電影推介會，到處虔誠地「拜票」，比競選總統還要積極，除了發動各種單位購買集體票，在街上見到每一個人都恨不得請他或者她去買票看我們的電影。有一次在推介會結束時我們照例與出席者合影，大家一致做出時下流行的比心手勢拍照，導演突然兩眼冒着綠光，癡癡地盯着自己的兩根手指，說這手勢像是賣了電影票在數鈔票，惹